

# 懊悔：知耻明荣的道德心理机制

王 锋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人们如何从知耻走向尚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悔恨是人们由知耻走向尚荣的心理转折点。而这种转化又以知耻为道德前提，即个体已有善恶是非观念，且处于祛恶向善的待发点上。如此，这种道德心理转化才成为可能。

**关键词：**道德心理机制，知耻，悔恨，尚荣

我们说荣与耻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荣是对善的肯定性把握的话，那么耻则是对善的否定性把握。也就是说，耻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对善的追求，尽管耻首先意味着一种恶。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人何以从知耻走向尚荣？其心理转化的隐蔽机制是什么？一个人何以能“知耻而后勇”？我们认为悔恨是人从知耻走向明荣的内在机缘。仅仅知耻，还达不到扬善，达不到行善，至多只知道善。个体如何在心理上自觉地祛恶扬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心理转化的关节点，我们所提倡的知耻明荣就是一句空话。

## 一、 知耻：道德感之心理基础

耻与恶是同等意义的概念。耻本身不是善。耻是非善，是恶。耻本身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类社会现象，这类社会现象不合乎、乃至违背了社会以善所指称的那些肯定性价值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方面，耻从否定性的方面规定了善，另一方面，耻本身又是要被否定的内容。这样，可耻的现象本身并无可值得肯定的内容。不过，由于耻本身是恶，是对善的否定，故，对耻的否定就具有双重功能：在否定恶的同时就肯定了善。耻感不同于耻。耻感是行为主体依据内心所拥有的善的标准对特定行为、现象所做出的否定性评价而形成的主观感受。这是行为主体对这种不合乎善的行为、现象的自觉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舍勒认为，所谓耻感是在人身上所存在的灵与肉、永恒与暂时、本质与生存之间的内在紧张。这也就是说，它存在于人自身的欲望与能力之欠缺之间的紧张与对峙。舍勒说：“羞感是一种提示；我们的存在不是为那个生物学的目的之世界，而是为一个更高世界而确定的。只要一种已经给定为更高的使命在那些与之对立的倾向上遭受挫折，就会出现羞感。”<sup>[1]</sup>

耻不同于罪，耻感也不同于罪感。罪感是以人如何面对上帝，如何面对自己为前提，以内省的方式审视有没有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有的话，即使是自己的行为而没有涉及到别人，也会心中不安。<sup>[2]</sup>而耻感则正相反。耻感则是以别人的评价为主，这即是说，它是依靠外在的强制性力量使主体意识到自己本不该如此，从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内疚、不安、懊悔。这种懊悔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无法象罪感一样，可以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一个人虽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耻，即使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行为的欠缺之处，仅仅通过耻感意识，无法使他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对他来说，只要其行为还没有公之于众，就没有必要懊悔，坦白只会自寻烦恼。所以，“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羞耻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或者被公开讥笑、排斥，或者他自己感觉被讥笑，不管是哪一种，羞耻感都是一种有效的强制力。但是，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罪恶感则不是这样。”

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耻感文化。作为伦理本位的社会，道德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没有这样一个对俗世的超越性东西的存在，“惟一能超越具体化的世俗关系的‘天理’也是理念化的‘心’，因此‘羞耻感’在‘良知系统’中的比重也就远远地压倒了‘罪恶感’。”<sup>[4]</sup>在中国文化的结构内部，由于缺乏自我人格观念，因而人始终是在“二人”当中得到规定的，这即是说，“人”只有通过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社群才能得到实现。由此，当一个人无法在这些规定中达到做人的标准，那么，耻感就产生了。通过“面子”、他人的评头论足激发出一个人的耻感来。“丢脸”、“留下话柄”、“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文化中耻感发挥作用的内在文化机制。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因为人类共同的祖先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犯下的罪行成为人类的原罪，这种原罪在宗教的作用下，成为西方文化当中对人之行为发挥制约作用的另外一种机制。在西方思想史上，尽管由于深厚的宗教文化影响使罪感而非耻感成为其基本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耻感在西方思想史上就不重要、不具有人的存在本体论价值。相反，耻感仍然通过罪感意识与内心宁静这两种方式特殊存在着，并展示出深厚的社会精神价值。一方面，耻感通过罪感意识既表达了人的超越性本质的存在，又表达了生活在世俗世界的人相对于自身本质、完满、理想存在之欠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耻感通过内心宁静的人生幸福追求形式既以肯定性的方式表达了人的真实存在，又表达了人对耻的恐惧以及消除这种恐惧的实践意向。

知耻，表明行为主体对自身内部欠缺的一种自觉意识。这也正是人之为人，人超越其兽性，人比动物高贵之处。“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上若人，何若人有？”<sup>[5]</sup>人虽然还有着从动物界进化而来遗留下来的自然属性，即孔夫子所说：食、色，性也。但人之可贵之处在于他已经超越这种自然的本能，把它变成人的生活方式。人已经从动物式的本能中解放出来，动物的所有活动只受本能驱使，而人不同于动物、人高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意识、有理性，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乃至行为之可能结果进行利弊权衡。所以梁漱溟说：“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须操心自不发生错误。高等动物间亦有错误，而难于自觉，亦不负责。惟人类生活处处有待于心思作用，即随处皆可致误。错误一经自觉，恒不甘心。不有错误不足贵；错误非所贵；错误而不甘心于错误，可贵莫大焉。”<sup>[6]</sup>正如梁漱溟所言，人不可能不犯错误，而人之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于错误的自觉认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知耻标明行为主体身上那可贵的自我反思能力，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自觉意识。

## 二、 悔恨：道德感之蕴育

知耻，只是说明主体对已往行为的反思，认识到自己和某种理想的善相比较而存在的某种欠缺。这种意识虽然是自觉的，但无法充分说明人如何把握善，如何准确地践履善，也就是说，还无法说明人为什么能从知耻而达至明荣。在耻与荣之间过渡的关节点是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悔恨是个体主体知耻明荣的中介。

悔恨首先意味着主体对自身生命一段过去的反思，通过反躬自问，这一段历史在其生命历程中获得崭新的意义，构成个人生命之流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但人们往往对悔恨持有误解。有部分人把悔恨不仅当作无益的负担，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自我欺骗，它使我们回避过去的现实，不敢承担已往行为之后果。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通过悔恨这种心理体验和行为使我们看到人之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缘，也人为地斩断了人的这种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理，或者说它把人们禁锢在不可改变的过去之中。这种观点造成对悔恨的误解，且这种误解的影响非常深远。悔恨既不是灵魂的累赘，也不是自我欺骗；既不是灵魂不和谐的明显征兆，也不是灵魂对不可改变的往事的徒劳干预。相反，悔恨“是灵魂自我治愈的一种形式，甚至是重新恢复灵魂

失去的力量的唯一途径。”<sup>[7]</sup>

作为理性的动物，人之存在始终有三个时间维度：背依过去，体验现在，期待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方面通过时间之维统一于个体的生命之流。如前所述，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是反思性存在，人居于现在，回首过去，向往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过去对人来说并非可有可无。过去在个体生命之流中，对个体生命意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影响。而过去发生影响是通过人之悔恨来实现的。“懊悔行为事实上渗透到个体生命的过去之域，并有效地介入到其中。它其实消除了道德上的无价值和有关行为的‘恶’之价值特征，解除了由这种恶向一切方向扩散的罪过压力”。<sup>[8]</sup>所以，悔恨是对耻感的克服，是知耻的进一步内化。那么，悔恨何由产生？由于人之二重性，即现实与完满之间的距离，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自负无法企及绝对善，重新把自我归于其应该的位置，人之悔恨之心由此产生。

悔恨并不是无意义的，人之生命也并非一成不变。正是悔恨改变着这些不可改变的东西，并以新的方式对主体的生命历程发生影响。悔恨使人“摆脱过去的生命之中的罪过和邪恶所具有的持续不断和源源而来的冲击力，摆脱懊悔之前牢不可破的效应关联，它始终从旧的罪过中繁衍出新的罪过，使罪过的压力像雪崩一样急速增长。不是被懊悔的罪过，而只是未曾懊悔的罪过对生命的未来构成了决定性的阻力。懊悔斩除了罪过赖以继续肆虐的要害。它将罪过的动机和行为以及罪过行为之根从个体的生命中心驱逐出去，以此促成了一种新的生命系列的自由和自发的开端——像处女一般纯洁的开端。正是由于懊悔行动，位格才不再受束缚，于是，新的生命系列终于能够从这种位格的中心崭露出来。所以，懊悔使人在德性上恢复青春。”<sup>[9]</sup>悔恨是一种否定，它使人意识到自身过去行为之欠缺，并且使过去这种行为之不完满，或者使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嘎然而止。悔恨“彻底消灭并根除作为罪行在人的灵魂中的后续作用和罪过，并以此断绝了新的罪行和新的罪过的无限繁衍。”“懊悔是德性世界的强大的自我再生力，它抗拒着德性世界的不断衰亡。”<sup>[10]</sup>

悔恨并不仅仅是破坏，也不仅仅是毁灭，它同时也是为了创造。懊悔并不仅仅是为自身过去行为而陷于深深的自责当中，如果悔恨仅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自责，只是这种所谓的否定，悔恨也就无法凸显其在整个道德主体生成中的枢纽作用。它是知耻与明荣之间的中介与过渡，是一个中间环节。尽管它只是一种否定性的情感，但它却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这一环节，主体无法对自身进行理性的反思，也无法更明确、更有效地引导自己的未来行为。懊悔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着眼于未来。“懊悔不仅仅具有否定的谴责性作用，它也具有肯定的解放性的建构作用。”“懊悔以其泪眼回顾，但却欣喜而强烈地致力于未来、更新和从德性的死亡中解放出来”。<sup>[11]</sup>悔恨是种自责，但如果它仅仅是自责，那么悔恨也就无法起到自身所应有的作用，也就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它既是对耻感的克服，是知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是明荣的前提与关键，无悔恨之心，也就没有知耻而后勇的这种勇气，也无以明了善之为善是何物。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何以从悔恨走向尚荣，何以自觉自愿地践履善行？答案就在悔恨当中。这就是说悔恨并不仅仅是否定，它同时还是建构，悔恨自身中包含着人自觉向善的种子。我们通常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如果说“放下屠刀”是由知耻而引起，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个人“立地成佛”，具有了向善之心？当然是人的懊悔之心、悔过之心，是对自身过去行为、对自己的反省自省。向善之心以及行为不可能离开悔恨，也不可能把悔恨当做一个多余物一样而弃之不顾。“它们仿佛自发地产生于懊悔。因为它们只是灵魂的自然活动的成果。这颗灵魂沉浸于自身，已经摆脱罪过，重新获得自身并恢复了自己固有的主权。‘向善的决意’越是不曾在懊悔过程被拟定，它最终就越是有力地自发地从懊悔中涌现出来”。<sup>[12]</sup>人在悔恨当中获得了新的自由，获得了向善的决心与力量。在悔恨过程中，人们对自己应当何为获得更为完整而清晰的认识。“在懊悔行动中，在其连续的运动过程中，一种更高的理想主义的生存作为一种个体可能的生存出现在眼前：精神生命的层次有可能获得一种建立在聚集之上的提高，以致个体现在发现整个过去的自我状态不及现

在。”<sup>[13]</sup>悔恨的价值不仅仅是总结过去，它同时还在于对主体未来的行为与愿望具有改善与指引作用。“如果未曾实施的向善的决心不是以真诚的懊悔为先导，那么，它们几乎总是使人陷于极度自卑”，使人们继续维持从前的内心痛苦状态。<sup>[14]</sup>

人们从行为悔恨走向存在悔恨。所谓行为悔恨指人们对自身行为欠缺的某种心理体验与反思；而存在悔恨则因对某个行为的反思而对生命意义的反躬自省，意识到自己生命流中的某种欠缺。在从行为悔恨走向存在悔恨中，人们越能够体察到自身欠缺的根源，并且将这种欠缺从自我中驱逐，从而使个体获得新的自我。悔恨“越是由某个具体行为带来的痛苦演变为那种彻底的‘心灵悔恨’，它本身具有的重生力量将由此再造一颗‘新心’和一个‘新人’。就此而言，懊悔具有真正的皈依忏悔的特征，它从获得新的向善的决心开始，通过更深刻的观念改变，最终发展到真正的观念转化——‘重生’。”“只有当懊悔不仅在属于自然秩序的免罪意义中，而且在一种形而上的宗教性的世界关联中为人所体验时，才获得了其完整意义，赢得了自己的完整语言。只有当它不再仅只涉及恶，也涉及上帝眼中那种名叫罪的恶，它才获得了自己的完整意义。”<sup>[15]</sup>通过悔恨，造就了我们的优美灵魂，使我们获得了凤凰涅磐重生，使人们欣喜地转向未来。

在悔恨当中，人们完成了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问，获得了对生活真谛的体悟。但现代性社会，工具理性的高扬，使得这种自我反思的空间日益被压缩，人们既无法对生命意义进行合理追问，就只好转而把力量投向外物。“现代人几乎不再感觉到、但因此危害更大的罪过上自我欺骗；现代人靠无止境的工作来自我欺骗；或者通过投入纯粹享乐的感官感受世界来自我欺骗；现代人追求永远暂时的自然生命，这种生命将任何生命意义自动推延，把意义搁置到死亡、未来中，或‘下一次’再说”。<sup>[16]</sup>这也是现代人的尴尬之处，因为现代社会的质变而带来的价值的颠覆。在工作中、在感官刺激和感官享受中，人们忘却了对生命永恒意义的追问，而只关注当下，忘却照顾人“心”，而只是关注人自己的“身体”。这种转化是人身上的弃恶向善之心的失落，也使悔恨失去其应有的作用。

### 三、 明荣：道德感之萌发

人因其拥有知耻之心，而幡然悔悟。伴随着强烈的悔悟之心，一个人才会深刻地认识到行为之耻，才会真正地体悟到正确的行为价值。如前所述，荣与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荣是对某一价值的肯定，而辱则是对某一价值的否定。<sup>[17]</sup>知耻、悔恨、明荣则说明了主体如何经过这一特殊的心路历程，实现对某一行为价值的本真把握。

羞耻不仅是人身体的遮蔽物，而且是人灵魂的天然罩衣。<sup>[18]</sup>羞耻是一种克制力，正是因为有了羞耻之心，人才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从而有助于实现个人的完满。羞耻心是人类良知来源之一，或者说，羞耻心是人类善之根源。没有羞耻之心，没有对自身行为的这种否定性的反思，没有对自己的理性反思，没有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观自照，也就没有个体的完善。“正是羞感首先阻止并排除了高贵的生命与卑贱的生命相混合，从而间接地‘保护’了性本能和生殖本能，使其尽可能在生物学上发挥最高效能。故就效果而言，只在羞感有所损失和减轻，就必然意味着人的类型的退化。”<sup>[19]</sup>

舍勒曾区分了行为耻感与存在耻感、行为懊悔与存在懊悔。行为耻感与行为懊悔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即是说对个体自身过去某一行为之欠缺的体悟。相应地，存在耻感与存在懊悔也大体上可以在相同意义上来理解。存在懊悔是说在行为懊悔的基础了，进一步体悟到人自身存在的不完满性，因为这种不完满，而成就了对完满人生的追求。所以，舍勒更强调存在懊悔和存在耻感。存在耻感“是整个生物体及其最内在的生命对有关行为的一种反抗，即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机体上的谴责。也许可以说，这种事后为自己感到害羞，以及其次为自己的行为或某种特性感到害羞，构成了特殊的性良知本身，并以此构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道德良知的活生生的法官。”<sup>[20]</sup>

荣誉是对主体道德行为社会价值所作出的社会评价与个人主观意向的一种肯定。具体地说，其一，荣誉是德行的尺度。荣誉是对人的道德行为的肯定性评价，当人们获得荣誉时，即意味着道德行为价值得到了证实，同时，他在内心会体验到人生目的与价值实现时的满足感。洛克曾指出：“嘉赏或不悦、称赞或惩戒，就是决定一般所谓德性或失德的一种尺度。这些称、讥、毁、誉，借着人类底隐密的同意，在各种人类社会、种族中、团体中，便建立起一种尺度来，使人们按照当地的判断、格言和风尚，来毁誉各种行动。”<sup>[21]</sup>荣誉得以调控人们道德行为的秘密，就在于隐藏于人内心深处的幸福感的认同。其二，荣誉是良心的呼唤。荣誉是个人良心中知耻心、自尊心、自爱心的表现，是道德行为主体对自身行为价值的自我意识。只有当主体宁愿作出牺牲、饱尝痛苦、承受不幸、实现人生价值，而不愿作出可耻可辱、有损人格的行为时，才能说他对人生价值有了正确理解，对幸福有了深切领悟。人的道德行为不是为了取悦于别人，有时也未必能使别人欢欣，此时他所作的只不过是求得一种内心的平静、安宁、踏实。其三，荣誉是人生价值的昭示。由于荣誉是社会、他人及自我对道德行为的肯定，这种肯定即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自我荣誉感是自我对人生价值的肯定。个体荣誉不纯粹是个体的，是个体与社会的一种统一形式。

耻感作为一种内在约束，是促使人向善的强大心理动力。斯宾诺莎在谈到羞耻时曾说到：“羞耻正如怜悯一样，虽不是一种德性，但就其表示一个人因具有羞耻之情，而会产生过高尚生活的愿望而言，亦可说是善的……因此，一个人对于他感到的羞耻，虽在他是一种痛苦，但比起那毫无过高尚生活的愿望的无耻之人，终究是圆满多了。”<sup>[22]</sup>马克思也曾说过：“……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sup>[23]</sup>

然而，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他借助于内心良知所厌恶的与所赞扬的东西，始终离不开他赖以生活的社会环境。换言之，荣辱是受到社会的规定。个人所耻、孜孜以求的不过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内所要求其成员应当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明荣，即是说通过这番否定之否定，通过这种特殊的否定性的心理体验，个体才会更深刻地把握他所生活的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

#### 参考文献:

[1][7][8][9][10][11][12][13][14][15][16][18][19][20] 马克思·舍勒. 舍勒选集(上)[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9: 624, 679, 684, 682-683, 698, 689, 676、698, 699, 683, 690、704, 704, 553, 602, 614.

[2][4] 孙隆基.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74, 175.

[3] 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154.

[5] 孟子·尽心上

[6]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12.

[17]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八荣八耻”就其实质而言，它向社会更明确地倡导了一种价值要求与行为规范。“八荣”的反面是“八耻”。反之亦然。二者所表达的在于明确向社会成员传达、引导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

[21] 周辅成.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737.

[22] 斯宾诺莎. 伦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15.

[23]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407.

## **Remorse: Individual Mechanism of Moral Psychology**

Wang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aw and Politics in CUMT, *XUzhou,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How does man head for pride from shame? Remorse is the key point of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ty. A man's moral transform presupposes his knowing shame, that's a man has the view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evil, and he has the possibility that he can become a good man. So man's moral mentality can change.

**Keywords:** Mechanism of moral mentality, Knowing shame, Remorse, Pride

收稿日期: 2008-09-12

作者简介: 王锋(1973—), 男, 陕西澄城人, 哲学博士,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伦理, 社会伦理。